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現校讀

傳三 雜流

尹攀頭傳 列仙傳補

屠隆

尹攀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為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常乘黑驢遊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羣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首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間。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

死令置棺中，昇出生焚之。尹密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空棺耳。遊南都，成國朱公見所佩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正德初，太監賴義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死。司寇閔公珪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

吳少君傳

何白

金華吳孺子字少君、孤高弔奇人也、晚號嬾和尚、又號玄鍊道人、少君自少年時、卽負奇癖、獨好佳山水、家故饒中人產、中歲妻子死、盡棄其產、更購古名畫、法書、漢鼎、研山之屬、浪遊吳越間、水行則具一舫、設几榻、盡出其所常玩、環列左右、止則選僧廬道院、必先訪有長松、流泉、或修竹、千挺、綠蕉一叢、最幽寂處、始解裝、至則如歸、汛掃極潔、四壁著沉水香薰、一過、已陳設玩物如前、區置皆有法、所攜一銅竈、光瑩可

鑑日費炭塵十斤許而湯茗食品取辦于咄嗟頃少君曉起坐繩床盥纈畢冠櫛葉冠或匏冠披曳地白布方袍著草屨童子具粥已卽漬水浸香蕪古鼎徐展古書及名畫一一鑑定或自題數語或細吟陶淵明韋應物詩一二篇他詩不甚讀也故少君諸作亦近似清綺幽淡如月霞映水殘雪在林興到則捉筆伸紙畫鷗鳧鸛鶴鷓鴣之族遊戲蘅渚蘭沚間清遠之致絕可愛間遇高僧韻士輒持去弗問非其人卽具幣乞一筆不可得也少君故善病最不喜對雜賓

其人韻雖貴顯者亦辭以疾間有所當意卽體中小惡亦相對清言或親爲具酒茗不覺日之夕也遇春秋佳日攜一奴裹十日糧及襪被茶具筇竹遍遊名山遠望奇峰邃壑卽賈勇如猿猱忘其疲病嘗游天台山驚竒深入直犯虎穴乃以百錢募樵夫采萬歲藤及古槎枿斷枿肩而出舊居停主僧聞少君還逆之山門少君乃把手大呼曰此行得寶甚夥及解囊乃一聚椀柚也無不掩口笑其癡少君以次庀治之因形賦物其直而多節目者爲杖蟠曲輪囷者爲

凡爲如意、中窪而空者爲龕、上圓而平者爲座、咸著之銘、終日撫摩之、若護嬰兒也。又嘗從宜興山中得一瓠、小口大腹、色溫栗如黃玉、日摩挲之、光益瑩發、夜置暗室中、其光上燭屋梁如滿月。少君益寶異之、將用以爲壺、納名酒、深念中枯燥、納酒則易壞、且口小不容施漆具、乃沉思得其意、遂命冶工鍛一鐵彈丸、極圓轉、外衣以綿、綿外塗以漆、投入口中、用兩手抱而揉、少選復出、丸用綿用漆如前法、久之則閣閣有聲、則知漆無處不到矣。復從它處采紫竹根、狀如

鷺頸者、以爲嘴、少君每撫弄之、自詫富于猗頓也。一日過太湖、納瓠橐中、顧時時珍護、橐不置。舟中盜從旁覘、以謂橐有重裝、夜半竊發、及開橐、乃一瓠也。亟以刀靶撞破之而去。少君抗聲大哭、一船皆駭、交竊罵爲老狂奴。及往謁王元美先生、先生怪其色沮、乃述以酷盜破我至寶故、我且不欲生。先生謂我何先生戲作歌贈之、中有赤手向余不得驕之句、遠近傳聞、以爲哄堂。予曩以辛卯歲客金閶、時少君寓雍熙、蘭若、日夕相過、從甚驩。少君每讀余詩、未嘗不心醉。

也尋別去遂不復相聞近謬之婺州賣藥人云少君往歲年八十以長至後死鹿田山中矣於乎予往讀王冕孫一元傳每想其人風采異代不可得竊幸當吾世而得交少君一臂庶幾髣髴其光塵今世風漓日趨于俗其人清絕若少君者又可多得乎吾友林隱之善書畫酷慕少君之為人壯歲亦天死嗣後無復知有烹茶焚香趣味者

黃翁傳

王穉登

黃翁名穉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為尤凡其國土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錦竹箭橘柚筐服織縞之屬明珠翠毛金錫流黃之貨山委于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為美宮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于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土人又多靈智能以其意為贗物銜鬻射利售者往往受其欺黃翁能為人辯析剖證指說好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博通於

是諸凡以古鐘鼎金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古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邸中書見朝廷遷官晉階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某人爲御史則日以某器進某人爲監司則日以某圖入由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經圖史丹青玉檢金匱之書焚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爲金錢貨賂爾矣余謂三代古人之制其齒革木箭之質多憔悴糜爛不可存於世其可存於世不惟憔悴糜爛者莫古鐘鼎金石圖書若如黃翁言鐘鼎金石圖書廼徒以博美官獵要津是鶴爲媒而香餌也鶴之貴香之重其寶于世以高潔清遠舍是爲媒餌於人間鶴與香奚寶耶黃翁謂余言良是并入傳

先夫子曰王穉登字伯穀吳縣人爲文小有致

私記

伯穀游太學閣試紫牡丹詩伯穀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句汝南公極稱之引爲記宰較書秘閣將以布衣領史事吳門自文待詔後伯穀繼之主持風雅之盟

夫夫于日主... 金于... 吳... 人... 文... 小... 姓... 姓...

。查八十傳

汪道昆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之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迷也查八十名鼎休寧北門人也字廷和鼎父珂母劉氏母夢靈龜入卧內遂有身既而生男會大父華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年云大父以賈起家鼎從父兄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嘗過毘陵倡家鼎為絃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侘鶴目攝之鼎怒祭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有如酒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

明一時俠少若工師卽善彈盡出山下，鶴奉千金爲山壽。師事山，無何盡得山法。鶴卧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嘆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爲郎君師。」於是乃過，故倡倡不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以爲神。倡蒲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鶴愈益自負，事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鞠，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鶴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客曰：「夔猶不免于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鶴乃緩一切，仍專事琵琶。

旣託賈而游，所至人人親。鶴之吳，習祝希哲、楊用修、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爲布衣交。之大梁，周王使人召鶴，鶴語使者：「王能客鶴，鶴來不能，鶴累足逝矣。」於是長揖而據客坐，盡王驩，竇得意以倡幸鄢陵王。且蠶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外交。旣聞鶴名，私事鶴，鶴方結客，得意歲出百緡佐客資。居七年，事鶴唯謹，得意請得備箕帚妾，幸託終身。鶴謝曰：「鶴卽窮，身顧自有婦，卒不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逆之，斬，鶴遂留，斬辭使者及愍王弒，斬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

從堯執贄請業。鶴咲曰：卽得富家翁爲弟子，鼎將鬻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聲伎，鼎且老，復過金陵，嘗入平康里爲清彈，諸美人無知者。安氏媪年七十，瞽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國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爲者？旣而知其鶴也，起爲按節，相視以爲知音。鶴還休寧，未有子，繼室請置妾，數以爲言。鶴嘆曰：天地樂我以能事，假我以長年，廣我以交游，延我以聲譽，於我過矣。安能復昌阜我後邪？日從諸少年游，鬪黃雀，樹花木。鄉人王仲房、陳達甫亦時時過。

之。野史氏曰：世俗言琵琶夸部樂耳，鶴獨以此稱絕技，其專壹之效與先民或以黃稗爲美，博奕爲賢，有以也。昔高漸離易衣而驚坐客，視鶴詘故倡，何異焉。彼以匹夫而距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干進，彼且羞爲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鼎其人乎？

百家私記汪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其文爲太函集

太函文爲弇州諸君子所壓亦傷於太多故詆之者無完膚

然余嘗閱其已選者二集雖摹倣區區亦儘有箇鍊可喜者

卽此篇亦有佳 余舊藏汪司馬集六本經兵火失步嘗

謂司馬與吾鄉之張文恭孫月峯三家之外得失正同蓋
皆溺於二李之說不免描畫左國史漢而喜為澀體頗能
泚汰鍛鍊自出面目正未可畫下也文恭所著有不二齋
文集孫所著有居業編亂前余皆有之

張琴師傳

王寵

張琴師吾同閨人也楠其名大本其字大本無宅長
獨於琴則專握門戶浙東西之操縵者咸奔走之名
琅琅聞江湖間也然不大業家年五十四以窮死悲
夫大本嘗謂余言始習琴於陸墓張氏陸墓張氏吳
之最名能琴者也大本羈貫而操張氏師年已七十
餘矣遽曰孺子繼我孺子繼我遂倒其譜授之既乃
涇精揉思窮幽折微宵吟晝揮手與心維儼乎其若
幾茫乎其若迷積之三十年而汪洋恣睢宵眇希夷

濁清疾徐惟我之施鸞虬鏘鳴若或鼓之鬼神嘯啼不可端倪蓋於是而陸墓之傳益恢以奇也豈韓子所謂造其堂而躋其闕者耶嗚呼琴亦藝也古聖人兼焉今之君子不暇焉然其磨礱游至有類夫學道者之為吾是以有感也而大本坎壈困躓纏其身以死若造物者尤焉吾是以重有感也今天下名都沃區侯王肺腑游琴其門者如麻出則陪輿入則交舄突梯滑稽軟媚脂韋以私其金錢以席其寵靈而藝不必大本若也聞其名皆嘖喑縮慙即遇之羞不敢則宜

露手乃大本則弛置自便都不識規伺人飲酒呼歌揚揚如也唯其獨得於中而與世抹殺其窮而死也則宜

贊曰雞鶩爭食靈鳥不顧有噤其音爰合韶濩洩彼天和師曠往愬洞庭斯張帝聿其怒于搏于鍛棲之故伍琅玕之林崐嶙之圃

先夫子曰王寵字履吉吳縣人雅宜之文小文目標致而已

私記雅宜初字履仁少與其兄履約同師蔡九達與文衡山唐伯虎最善

搏者張松溪傳

沈一貫

我鄉弘正時，有邊誠以善搏聞。嘉靖末，又有張松溪，名出邊上。張衣工也。其師曰孫十三，老大梁街人，性麤戇。張則沈毅寡言，恂恂如儒者。張大司馬罷而家居，引體抗然坐之上座。云：邊師之徒，袒裼扼腕，嗔目語難。而張乃攝衣冠，不露肘。邊師喜授受，顯名當世。而張常自匿，人求見輒謝去。邊師之弄技，進退開闢，有緒如織。而張法直截，嘗曰：一捧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變變間事。邊常北游，值六馬駕，負其力肩之。

不勝出于輪而病偃。有少林僧數十輩尋邊邊遷延之。至日脯與鬪。燭入滅燭而躍坐梁上。觀諸僧自相擊于暗中。而乘其斃。大抵間用術。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張。張匿不見。好事少年慫恿之。僧寓迎鳳橋酒樓。張與少年窺其搏。失哂。僧覺遮之。張口必欲一試者。須呼里魁合要。死無所問。張故孱然。中人耳僧皆魁梧。健力易之。諾爲要。張衣屨如故。袖手坐。一僧跳躍來蹴。張稍側身。舉手而送之。如飛。九度窻中。墮重樓下。幾死。蓋其法云。搏舉足者。最下易與。

也。張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終不許。曰。吾盟于師者。嚴不授非人。張嘗踏青郊外。諸少年邀之。固不許。還及門。諸少年戒守者。毋入。張閉之。月城中。羅拜曰。今進退無所。且微觀者。願卒惠之。張不得已。許之。門多圓石。可數百斤者。命少年累之。累之不能定。張手定之。稍支以瓦。而更累一于其上。祝曰。吾七十老人。無所用。儻直劈到底。供諸君一笑可乎。舉左手側而劈之。三石皆分爲兩。張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聞。死于牖下。所教徒。屢屢一二。又不盡其法。余嘗從其徒。

問之曰吾師嘗觀矛師矛師誇吾師曰何如師曰吾不知吾黨問之師曰夫刺則刺矣而多爲之擬心則岐矣尚得中耶余聞而憬然因憶往時嘗問王忠伯邊人何伎而善戰忠伯言邊人無伎遇虜近三十步始發射短兵接直前攻刺不左右顧者勝瞬者不可知旁視死矣今張用此法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非謂不被人刺至撓且逃直如飛蠅之著體忘撓與逃鼓精奮神專篤無兩雷萬春面集匕矢而不動是矣張有五字訣曰勤曰緊曰徑曰敬曰

劫其徒秘之余嘗以所聞妄爲之解曰勤者蓋早作晏休練手足力少睡眠薪水井曰必躬陶公致力中原而恐優逸不堪以百髡從事此一其素也曰緊者兩手常護心胸行則左右護脅擊刺勿極其勢令可引而還足縮縮如有循勿舉高蹈濶丁不丁八不八可亟進可速退心常先覺毋令智昏立必有依勿虛其後衆理會聚百骸諧束蝟縮而虎伏兵法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者蓋近之曰徑則所謂後如脫兔超不及距者無再計無返顧勿失事機必中肯綮旣

志其處，則盡身中一毛孔力，咸嚮赴之，無參差若貓捕鼠然。此三字則擊刺之術盡矣。曰敬者，儆戒自將，勿露其長，好勝者必遇其敵，其防其防，溫良儉讓，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曰切者，干忍萬忍，指指齧齒，勿爲禍先，勿爲福始，勿以身輕許人，利害切身，不得已而後起，一試之後，可收卽收，不可復試，雖終身不見其形，不成其名，而亡所悔，蓋結冤業者永無釋日，犯王法者終無贖期，得無慎諸。聞張之受于孫，惟前三字，後二字張所增也。其戒心又如此。君子曰：儒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豈不備哉！使人畏而備之，孰與夫使人無畏而無備之爲周？夫學伎以備患而慮患，乃滋甚，則焉用伎？恃伎而不慮患，患又及之，技難言矣。故君子去彼處此。

一博師耳口在於道而者，傳和湯又從而遠，授其技
廣和耳口在於道而者，傳和湯又從而遠，授其技

馬又如傳

何偉然

馬又如諱某慕司馬相如之風流因字又如家金昌

固婁東產兩浙三吳間有星術游大人號小喬者其

祖也父某承大中丞郵命疲於車塵馬足死於燕大

中丞憐之舉又如代庖於是吳楚燕趙之地又有又

如蹟飛騎雲奔飽五方之霜露晏然自得不辱命以

承先志窄衣小袖長刀大弓豪於五陵少年客訪二

施君於鷄鳴山寺二君津津談馬又如又如名始布

擅長鷓絃婁東絃索一道為海內絕唱本領婁東不

得不佳客因慕之及遇諸山寺見其目光洞矚當是
曉人遂捉酒促歌以慰所聞雨夜寒燭之際淒音悲
調不堪多聽遲之自月吐山碧光流樹班荆席地清
奏動人與雨夜若出二手矣方其絃手未附飛音流
響之趣會之入意之先於是一奏情深宛然神遇或
細如髮或溜如溪或如鶴之唳松而濤急或如鶯之
轉花而雨紛絲肉不辨宮商各安所謂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到此無非自然矣寒樹爲之支影孤鴻爲之
鼓寒卽宋廣平鐵心且爲之消鑠况有心之羈旅乎

而不爲之激而欲吐乎拈題賦贈倏忽成卷時六院
爭高於聲歌有沙姬者憐其聲偶以茗餉又如若不
勝情西吳朱生有輕分小鳳團人易別月空圓之句
諷之又如且以卑技無品每一曲罷必借文詞掩之
若絲可斷竹可破及興發而好弄如常矣仙郎曰技
到妙處皆足不朽何必騷詞倘李杜元白有可挾以
自尊寧沾沾於韻字爲獨恐爭長者才一拊絃手口
自相胡越令人擊玉磬以清耳則不若推幾句歪詩
或可冒山人之名而掩技士之歎也至於青樓之目

挑手語自是常局相如之於文君多少作用豈專在
琴中一曲乎茗椀可欣則渴澹亦易易事茂陵之病
何取金莖露乎又如當自廣矣予願又如明月山頭
一唱三嘆和子晉之笙驕孫登之嘯以寄其咸池洞
庭之思無以三寸管揣元摩白以自愚也

先夫子曰何偉然字仙曜仁和人學無本領欲以
冷艷字句點綴成篇學陳仲醇而才力不及者也
徽人閔景賢刻快書數十種大槩小品清話偉然
踵而行之亦刻快書數十種余遇景賢于南中偶

問偉然何狀景賢嘗之不置兩人本好友顧絕交
于快書也

即以此文論絳音環巧亦不足取其言他登此筆句此正此

等語所以入文而黎洲先生取此四為

黎洲好選此等文固不可解其文之俗劣亦不足言然稍前
云下五小品尚者可觀處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大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典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巖嵩相國。

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回回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

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乎！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朝宗此文描寫曲盡在無關係之中，寫出極有關係。然余以顧秉謙安能像分宜，分宜威福在手耳，目口鼻得以自主，秉謙為逆奄乾兒，精神唯工於媚耳。使馬伶學趙文華於其手，乃為絕技。分宜非其本色也。雖然能諂人者方能驕人，馬伶是或一道耳。

此從南史張緒傳十餘歲在張令門下詔翻出未必實有其事也然其却生動可意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曾貧無妻，門前有石楠樹一株，構茅屋奉母以居，事甚孝。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間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以為恨，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箏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哀笳十八

拍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曾由是名著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曾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曾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大雪，至榆關，馬上聞感策，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是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感策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隣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

適者，願執箕箒爲君婦。曾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曾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菁中跳入蓬窻，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曾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索婦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而聞猿啼，何也？吾殆死，但吾死，魂魄不卽逝者，以久不聞郎琵琶

聲與郎一訣耳。倘歸爲我一奏於石楠之下，曾聞母言掩抑愁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不復彈，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其生平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戰鬪，與夫愁人思婦百虫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墮，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躪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旣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戊子秋，予乞食遇魯公路浦，已不復見。曾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曾，曾在土銍中，作食奉七筯於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曾仰天嘆曰：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之岸矣。予凄然許，曾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乎！世之淪落

不偶而嘆息於知音之寡者獨曾也乎哉

予一誤怪事多緣飾以新人耳目以信之恐非實事

二僕傳

李鄴嗣

余家有二僕一日任瑞一日孔瑞任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喜逐輕薄兒遊孔狀黑絕短小而其中猾母弟俱依余家余家待此兩人俱甚厚及亂後此兩人以余家失勢遂謝去任僕投海道門下為夜不收孔為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先公蒙難械至西陵余亦身坐繫太夫人使人持金錢微隨先公為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因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遮奪所持錢余故人在西陵圖援先公者俱徙舍避之竟分所齎

財方已而孔僕在家時引營中一夥將突入余家強取器物去復爲告匿狀投副將逼取余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兩賊畔主之惡至此未幾某副將移守台州孔僕從行間使其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此僕行數日見塗中一人刀笠負囊稍稍相就與語知各爲某營健兒齋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舍對飲臥一榻次夜其人益大買酒探囊中取牛鹿脯縱飲約拜香燈幾夜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渡江吾待後曹須半日次午與若期飲吳山某

酒家孔遂與別而孔有一子在省間與父遇大喜因共齋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發書忽大怒立命人俱拽出斷頭此僕惶急不得辯一語父子頭已並落蓋塗中所遇健兒乃山寨謀者持諭降檄方夜半酣寢時已潛易之矣在僕爲夜不收數年以罪逐除糧任日喜縱博大嚼室中罄然至是貧益甚鞞笠俱償酒家苦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臥一榻上無面見人一日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水面有一屍抱其陳屍並浮出其一屍卽任屍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

自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遇一故酒徒與飲得醉歸黑
坐湖上橋意謂其家榻上仰臥墮磁橋下石故其屍
腦碎或曰人有溺水死者其魂常爲水鬼必得代方
已此奴醉後坐步甘爲鬼拽入水中故與相抱出二
者俱有可信夫吾對爲文不如此事以與殺創豈非
杲堂曰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卽
彼亦不自知其所以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
人誅畔主賊是亦大奇也藉以余之弱力而手此賊
斷不能盡其罪若此噫乎可畏哉可畏哉使不其然
則廝兒竈下傭俱得日侵其主人矣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 百家校讀

傳三 物類

石丈人錄

楊維楨

宋元祐中韓相國玉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文面人自薦曰吾可

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

楊光遠碑居
五代事

某所以齊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

明文按讀 卷五十六
吾之至幸歟。明日抵某所，果見一穹碣在泥中，丈尺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柱于津，而梁落成。楊子曰：唐人弔剡藤氏，以世之惡文辱藤也。五季末有弔青之石氏，而石丈人自伸其辱，予錄其事以慶丈人之獲湔而重悲藤者。一污而不可再雪也。嘻！丹霞翠琰屈于污，豈直青州一丈人哉！明天子下令，使得磨洗砥輿，梁與民堂大厦丈人之族，不群然自薦者，吾不信矣。

三義傳

周是修

一義者吉泰和鳳岡胡如林之犬也。有元初，胡爲泰和巨室，如林胡氏之傑然者也。富而敦詩書，重交游，喜射獵，常入山，以所畜愛犬自隨，防虎而射之，冥搜抵絕壑中，卒與虎遇，機未及張，而爲虎所攫，仆地將噉之。犬見主危，亡命以赴，縱嚙虎尾，虎棄人而從，犬則退走，喧呌聲動巖谷，虎復攫人，犬復以死進嚙，如是者屢，故虎不暇噬，而如林已魄喪不省矣。旣而旁林之樵者訝犬聲之異，群趨而視之，虎稍驚卻，犬奔

伏主身若覘其傷者、樵者知爲如林、併力逐虎、如林
移時乃甦、迨歸賞樵者、樵者辭曰、公所以得免於虎
者、是犬之功也、如林感其義、撫愛不下所生、數日犬
以駭膽而殞、如林慟之、具棺歛、以人禮葬焉、君子聞
之曰、勢迫主危、去死一間、爲畜犬而能捨生赴救、勇
黠若此、卒脫主難、死以義稱、爲人臣食君之祿、而有
不憂社稷、市私賣國、臨難苟免、貽唾罵於後世者、嗚
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二義者、滁陽野湖之鴈也、洪武丙子冬十月、予從王

予朝京師、經滁陽、去周道里許、有湖方百餘頃、鴈鴛
之團沙以居者、不翅萬計、王子令將校縱名鷹擊之、
鷹發而鴈起、蔽空如雲、鷹竦身直上、拳擊一鴈、還墜
湖、汴間、鴈據鴈爪、嘴各肆其鷙、鴈殆而音甚哀、群鴈
皆迴翔喧呼不去、俄而一鴈下赴以死、敵一鴈繼赴
之、其敵尤力、又數鴈下赴之、皆殊死鬪、鴈幾不支、以
走免、於是始受擊者與諸赴救者、俱定神理、翮而舉、
空中群鴈亦喜舞下迎、嗷嗷嚙嚙然若相信相勞而
相慶焉、觀者莫不異之、君子曰、義哉斯鴈乎、同類和

處一罹於禍，則勇敢者爭先赴難，格鬪若此之力，世
之人爲兄弟，爲朋友，平居懽洽，自謂魚水之不若，蘭
金之莫加，一朝勢窮利盡，或變故卒至，則紛然解散，
視曩之同契顛連，困踣倉皇而失措者，曾不動心，一
相拯援，甚者至於投之井而又下之石焉者，比比有
之，於斯鴈寧不大可愧乎？

三義者，陝西長安蒲陽里晏氏叟之烏也。叟性慈仁，
而無子，夫婦獨居，行林中，見雛烏爲風雨所墜，螻蟻
謁之，叟惕然不忍，取而救之，歸養以筠籠，閱月而瘡

痂，瘳羽翮稍稍然長，馴擾眷戀，有感恩慕德之
奇，而釋之由所之，烏乃留止庭樹，日暮去來，愈相親
狎，叟益奇之，名之曰黑兒。聞呼輒至，止叟几席懷抱
間，以爲常。一日，啣金釧，泊叟膝上，作啞啞聲，若伸其
報臆者。久之，求一雌爲耦，結巢庭樹，育子而孫，歷二
歲，誦誦以十餘，皆馴狎如黑兒之習。叟婦或近出，呼
黑兒以護家，卽謹守于門，人至，則噉噪搏擊，拒不容
入。婦還，哺以所攜，則忻躍無任。婦亡一髮，求之弗獲，
呼之曰：得非汝輩啣置巢中乎？少頃，啣髮至，婦前以

獻又二歲而叟卒。晝夜哀號于庭，率其類啣土以益塚封。又歲餘始去庭樹，莫知所之焉。君子聞之曰：世降俗薄，兵凶薦臻，士子有流離而失據，顛沛而無告者，幸遇長者收而畜之，寒以衣，饑以食，病以藥，凡可以成全而保愛者，無所不至。及其免於患而賴之以壯且強也，其不忘不悖，眷眷而不去，切切以圖報者，幾何其人？或思故里而欲返其初，或因小忿而輒昧其本，邈然無情，飄然棄去者，徃徃而是，皆是鳥之不若也。

周子因三者而嘆之曰：古人皆云：人而無禮無義，則與禽獸奚擇？是果可以一槩論哉！麟鳳龜龍爲聖世之禎，至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騶虞之仁，王雉之別，皆性中之天，無間然矣。又若晉之義馬，唐之義象，義猴，俱著名傳記，不可誣也。今泰和之犬，則能捐生以赴其主之危，滁陽之鴈，則能奮迅以救其類之急，長安之鳥，則又能馴慕以念其人之恩。犬鴈鳥禽，獸也，其於徇義且爾，况稱爲萬物之靈者乎？况讀聖賢之書，習先王之道，而名爲學者乎？傳其事以爲流

俗之戒且勸焉。犬之事，予聞之先師潛樵胡先生。先生如林之至友也。鴈之事，予親見之。鳥之事，聞之郢府紀善周添祿。武添祿嘗教諭長安，於叟為鄰比云。先夫子曰：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薦辟仕至衡府紀善靖難時入應天府學自縊。芻蕘集文特秀美，浸浸乎未有涯矣。私記當公死時有中書舍人聶同文因迎新天子天熱走急死一死舊君一死新君均之一死其相去何如公嘗約楊士奇胡廣解縉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死首至胡廣門見其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餘悉負約士奇作公傳語其子曰：當時我脫與若父同死，今誰為作若父傳者？聞者笑之。補謚貞毅。

竹籥傳

顧大韶

竹氏之典，蓋顯於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方者齊名，並以強識聞。方專史職，而策好博小物，為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鬼神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令支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即位，問世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屑意。然其言卒驗。後

更名籤仕齊梁間為諸王保傅久之罷去入唐為陳武烈帝大祝傳帝意作韻語簡奧類焦贛易林入宋復辟江東神幕更為長句俳俚通俗關壯繆侯之改謚武安王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盼嚮明興為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位者商賈之求奇贏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王王倦于酬對穆然無言目籤使以已意答之籤受命如響巧發音中萬曆間名浸盛太宰聞而賢之薦于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郎多黷貨或巽懦徇

請托有賢自好者避怨譏嘗惴惴眾推籤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人宜否一決於籤太宰據籤所定成奏上之天子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間言籤亦喜自負浸以驕泰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行其道無懷泰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日子道已行矣又何間焉籤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科道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畀吾吾志快矣士

顧亭林亦有此論皆滋而

之失職者，傳其語爲口實，舉朝爲之不平。于是臺省交章劾籤，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籤忠臣也，下法司且死，將廷鞠之。期日，命籤聽于朝。公卿以下咸集，遣司禮太監詰籤，汝以小臣與聞大政，分已踰矣，猶懷怨望何也？籤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其爲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孤憤，故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以貨取乎？科道之選不以夤緣進乎？吏部之有頂首，科場之有關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爲政，縱賢愚同貫，何至繆

鑿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爲詩，四五六七言皆如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訾臣耶？于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籤侮朝廷，輕當世之士，無人臣禮，且籤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賄，上下其手，籤陽瘖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籤曰：敗國事者非籤也，諸臣綰結吏胥，共爲姦利，百方賣臣，臣疎于簡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

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廁迹巫覡祝史之間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卽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子曰吾固知籤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籤知世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繫以歸淨土云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敬氏皆名能其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類非長者敬氏好面諛人醜恨者至欲朴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憾焉固未若籤之虛已御物德怨兩忘也或疑籤蓋巫祝之流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侯卜正于滕巫祝又豈可賤簡哉籤遭逢聖世致位津要蟬脫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賢矣

百家私記仲恭此篇與又後風賦極爲錢牧齋所贊賞全載其文于傳中

仲恭憤科舉之弊蓋更甚於艾千子此傳與尋隱使者

說直想入非非矣然亦入俳諧也聞近時文章游戲之惡派

作者選者均可不必也 此陸遜歸於唐宗時東坡頗意

為之然尚有雅致明季山人始揚其波乃六檄惡至 國初尤

卷之五十六終

侗李但金人瑞華而極矣於去虞初續志等書錄之而出

遂流而為浙人沈某之諧鐸 吳人錄其之文章游戲皆奉

尤李為大師而近來江浙一二無賴乳媪猖狂驕愚稍

事肩吻逆祖尤稱 割裂勳績播為醜惡之毒致

自墮於禽獸而不已夫誰階之厲哉仲恭忠臣之第也

節甚高雖此等文字亦雅飭不俗非今日浮浪之徒所能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 校讀 百家

賦一 國事

北京賦

李時勉

惟皇明之受天命也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暴亂

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鼎金陵

撫綏萬邦乃睠茲土實雄朔方倣成周之卜洛欲並

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

仁聲洋溢乎遐邇恩澤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平

遵皇衢以省方、仰先志之未遂、度弘規以作京、羌經
營之伊始、徧夏其懽騰、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挾
太行、左據碣石、背疊險兮重關、面平原兮廣澤、宗恒
嶽其巍巍、鎮巫閭而奕奕、冠九州之形勝、實爲天府
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爲帝、擴神
化以宜民、大勲德之光被、鬱王氣之所鍾、于今茲而
有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
應、神祇獻珍、而山石自出、河嶽效靈、而神水自行、民
子來兮相續、期不日而功成、爾乃懸水樹臬、識景表

榮、方位旣正、高下旣平、羣力畢舉、百工並興、建不拔
之丕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
濤、九衢百廛之通達、連薨邃宇之縱橫、顧壯麗其若
此、非燕逸而娛情、蓋所以強幹而弱枝、居重以御輕、
展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者也、若乃四郊
砥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南
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衍、馳平疇
沃野之綿延、澹淤恒衛徑其野、濡磁涑滌滙其前、界
以大陸廣阿之弘壤、阨以大葭井陘之連山、包絡趨

魏襟帶齊魯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於黃河
伊穎之川其水陸之所產卓犖繁盛蓋莫得而計焉
其北則疊嶂巒嶺層巒蔽虧長城矗乎雲表百泉湧
乎山隈壯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
顧宛鳳舞而龍飛實磅礴而鬱積粵擁衛於邦畿包
狼山上谷之阻據野狐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離
立連白登紫塞之逶迤控女直而極乎洮河之北鎮
朔漠而逾乎瀚海之湄瓊裘之類之羣畏威懷

德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沔灤
涑灌注縈迴蓮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厓玉田白
壁神仙矚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遼瀋而逾鴨綠至
於暘谷日出之涯固已遐哉邈乎而莫不在乎綏懷
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蓋不知其
幾千萬里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
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流精
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峒峩金臺翠律紫氣丹青景雲
矚目靈囿倥佗安鼎美門之倫相與游從乎其間出
入隱見而恍惚瞻帝京其伊邇庶可見其駟鸞駕鶴

之髣髴其西則崇山嶺翠高挹秦岱北接居庸南首
河內奇峯擁關龍門關隘玉泉垂虹青烟浮黛上截
嶠兮倚空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
泱泱鹽溝琉璃桑乾廣野雪波泛湧灑漭汪洋一瀉
千里會流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畿
緣丘彌谷澤瀦川匯若太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
則有奇花珍果嘉樹甘木會獸魚鼈豐殖繁育颺颺
籍籍不可得而盡錄固可以因農隙而校田獵選車
徒以講武事乃遵國風稽王也詔期門簡將帥乘玉

輅擁翠蓋出天關而雷轟轆芳郊而雲會非所以威
戎誇狄娛樂騁意蓋將取不妊而除苗害狩無擇而
順殺氣謹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於一
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之奮厲皆知夫
仁者之爲勇而以投石超距之足鄙亦何必殄夷禽
獸割鮮野食而以俛仰極樂之爲貴也若夫其宮室
之制則損益乎黃帝合宮之宜式遵乎太祖貽謀之
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以磊砢謹身
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乎中央上倣

象夫天體之圓，下効法乎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吼以奠乎四表，瓊樓嵬以立於兩旁，廟社並立，左右相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大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存誠，彤庭玉砌，碧檻華廊，飛簷下啄，叢楹高驤，闢閭闔而蕩蕩，儼帝居於將將，玉戶燦華星之炯晃，璇題納明月而輝煌，寶珠焜燿於天闕，金龍天矯於虹梁，藻井煥發，綺牕玲瓏，建瓴聯絡，複道迴衝，軼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炫映，金碧晶熒，浮輝揚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先之

殿，仁壽之宮，乾清坤寧，眇麗穹窿，掖庭椒房，閨闈閔通，其前則郊建圓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宇之齋設，比館舍而並置，列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至於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辟雍成均，育賢之地，守羽林而掌飲飛者，至九十而有四衛，莫不井列而綦布，各雄壯而偉麗，其巖廊之上，則有臯夔稷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賡虞廷之歌，談羲農之際，罄補衮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文於大備，贊聲樂

之盡美、是以朝無缺政、德教漸暨、溥海內外、均陶至
治、幸其有作、聿來趨事、成此大功、忘其劬勤、人和既
極、休徵滋至、慶雲瑞靄之覆于闕庭、素鳥玄兔之獻
於丹陛、醴泉屢出、甘露數墜、麒麟騶虞之珍、馴獅天
馬之類、紛紜雜遝、莫能殫記、予以見天眷之益隆、而
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工既訖工、爰告成
於天地、肆紹美於祖宗、清心凝慮、齋沐肅雍、粢盛既
潔、牲牷既豐、芬郁郁以旁達、靈綰續續其來降、錫嘉貺
之穰穰、介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於昌期、趾盛美於無

窮、乃服衮冕、御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
內侯甸而要荒、外殊方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
舞而匍匐、方物溢以充庭、參絢燦而駭矚、率蹈舞於
階墀、效華封之三祝、爾乃浹和會、昭景鑠、鏗鯨鐘、奏
雅樂、詔光祿以開筵、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玉兮芳馨、
壘瓊漿以斟酌、聯貂蟬兮夾陛、雜蠻夷之荒服、莫不
酣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踴躍、越填城而溢郭、藹歡聲
於寥廓、斯可以媿太古之無爲、慶華胥而蹈栗陸、顧
皇上之謙抑、視至治爲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省



P7

刑罰、薄賦稅、汰冗濁、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倉廩、賑貧匱、尊高年、而禮有德、慎防禦、而修武備、貴爵重賞、以厲廉恥、厚徕薄來、以馭以裔、蓋欲使人知所本、士知所勵、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窮陬僻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和之治、此蓋堯舜兢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業、繼先志、益宏遠、而有偉、故不勞而甚易、冠絕乎前古、垂休於後世、固可必、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願賦帝都之盛、樂揚國美於

至日早朝賦

劉球

維宣德紀元之五載、逮立冥司令之中旬、羲和回馭於北陸、招搖指子於初昏、玉琯之灰乃動、黃鍾之候維新、開萬物之大始、轉一氣於鴻鈞、幸會昇平之運於今日、宜致履長之慶於紫宸焉、故時則靈臺是定、禮則鴻臚斯宰、儀物則內外畢備、執事則大小恪戒、莫不齋沐宵興、敬恭以待、是日也、及東方之未曙、仰明星之猶光、車塵紛紛以起途、燈燭燦燦兮交張、聽玉漏之滴瀝、望庭燎之輝煌、九門闢兮既廓、三鼓發而

有鐘填兩掖以競進，鳴雙珮兮銜鏘。陛衛羅以萬隊，
鹵簿設其兩旁。合之則爲耦，離之則成行。牙旗羽蓋，
龍文鳳章。玉節金盞，爰矛戈揚。衆不能名，美不能方。
少焉日曛，隴兮東躋。雲縹緲兮下幕，浮佳氣於簾櫳。
燦祥光於碧落，飛鳥隼兮垂翔。凝冰霜兮融液，爐烟
起而香風飄。廷鞭響而羣囂寂，闈象端厥容止。仗馬
不敢喘息，然後啓瑤扃。來警蹕，鴻鐘鉦鑿輿出。高明
袞衣之日月，遠觀天位之飛龍。黼辰後設而斷必自
乎睿思，冕旒前垂而明不掩於重瞳。無動聲色，篤恭

其容儼然，帝舜之正位乎南面。何異周武之垂拱乎
九重，其臣則王公侯伯，貂蟬眩噴，玉帶懸牙，朱衣襲
裼，卿大夫士，降至百職，濟濟鏘鏘，莫不盛飾冠以品
分，班以次設，東文西武，鴛排鵠植，旁及服左衽之遠
夸言侏僂之羣，猶詩書所未道其名，唐虞所不賓之
國，皆奉玉帛而遠來，亦幸觀光乎其側。於是絳幘雞
人，長鳴東廡，伶官發音，金石祝敵，琴瑟簫管，交宣迭
鼓，聲洋洋乎盈耳，節鏗鏗乎有序。禮官唱讚，登降拜
俯，進退啓跪，或躍或舞，咸中乎儀，罔愆於素，諸方慨

進之辭既退，萬口嵩呼之聲齊舉，喜動乎天顏，聲震乎寰宇。迨乎大禮既成，祥慶游臻，荷天子之有命，賜衆臣休暇於浹辰，宴幣既頒，恩禮復勤。凡有生之衆，庶莫不願戴於一人。且夫冬之爲節，自古所尚，豈但魯史備雲物之書，周官重圜丘之享，蓋其在易卦則爲復而復之爲義，取乎陰消而陽長，陽長則君子道泰之漸，陰消則小人道否之象。上必體此而思君子之道當崇，下必體此而思小人之道不足仗。上下同情，是則是懲，務使邪枉不得勝乎正直，讒慝不得妨乎賢能。則天下可納之仁義之域，功德可齊乎唐虞之稱，皇圖於焉而鞏固，福物自是而駢增。

先夫子曰：劉球字求樂，江西之安福人，以進士爲侍講，死於奄人王振謚忠愍。其文直敘明初之派。

百家私記：忠愍號兩谿，永樂十九年進士。正統八年，應詔陳言忤王振，斫死。詔獄頸斷，猶直立不仆。邑人成器設位龍泉山巔，爲詩文祭哭之。人名爲祭忠臺。

漢宮春曉賦

徐世溥

孝武皇帝既感子虛上林之事，元光四年春，晨游後宮，意動，趨駕召司馬相如爲賦。相如進曰：臣鄙人，未覩宮中之實，所稱雲夢上林，徒意爲之。且夫子虛烏有，又何足爲天子道乎？必不獲謝，昧死請得縱觀宮中。于是上詔宦者導從，相如著籍得縱觀宮中。三日既罷，賜洗沐一月。賦奏，天子稱善，傳示宮中，贈遺累萬，以相如爲郎。其辭曰：

夫何春暉之窈窕兮，澹齋齋乎依人。被陵原以殊姿

今草木寤而懷新，超逍遙以入宮。今歷阿閣而詎尋，
颺遠近其同芳。今善翩翩以窺衿，搖璧璫之參差。今
羌孰辨其笙琴，聞彼燕趙之媿麗。今徂四序于閒深，
維風雨之增欷。今旣頽思於柔裯，日明月其猶可愬。
今竊獨悲樂夫旭日之初臨，始昭藐以睨牖。今若含
笑而流波，繼躑躅以少進。今逞嬉顏而愈和，遂偃蹇
而狎人。今鑿旖旎之垂羅，射網戶以返照。今璐階頽
而生霞，灼未央之崔嵬。今馭娑騎虹以駕梁，鬱松
與發越。今竦屣祀而虛翔，躋披香以經蒞。若今金鋪

絕何煌煌，煜煜千門之寶甃。今青熒下上而連光，曄先

以上皆形容春曉

矚西盤之灑露。今遂左陰而右陽，于是鷓鷯罷舞，交
鶯變聲，鐸傳長信，鐘殷承明。周廬競闢，鞀若雷霆。錦
衾迴夢，綺幄齊驚。恹餘溫而戀枕，今欣初照而俄興。
怡儼怗悵，淑態無方。娟然揚眄，光在屋梁。苑香入幕，
蔓影侵牕。潛理私束，盥飭明妝。修鬢髻，摘領裳。端歆
宜否，纖悉審詳。亦有宿倦未解，獨弛珠簾。薄裝舊襦，
幽靚自然。蕤統匪澣，媚鬢從偏。就庫闔以仍憇，今拭
曼睫而猶矚。紛敏緩之異性，隨矜懈以殊妍。爾迺颺

霧縠鳴璆珮，拂琳琅。步容裔，違洞房。踐瑤砌，乍相見。
吐蘭蕙，詢宵夢之若何兮。論新飾之同異，則有先秋
擣素，乘旦漱裳。懸練擬瀑，搓帛疑霜。或篝絳于針縷，
眇凝睇以抽思。卒經夕之條蒞，相栖翥之所宜。誰與
奕者，遠識棊聲。織手稱敵，並坐皇英。云誰穉笑，頽草
羣嬉。角多行罰，秘異爲私。乃有連袂出遊，三五爲曹。
或俯鏤檻，或眺靈霄。攝裾防冑，揄袖迎飄。故匿叢兮
謔侶，乍隔葉兮相招。同有望而期造，惜棊履以擇蹊。
遵微行而容與，漾深竹之羶颺。忽焉莞爾，倩頰橫春。

折柔艷，翳華簪。鏡清流，愔宜人。乃賦香杭，有鳧鴛鴦。
振鷺暴羽，孔雀賓暘。馴禽就食，颯沓成行。忘賙餓之
伉伉兮，綽解泰以相佯。當日之班，櫛洮之餘。肅趨長
樂，温室渠渠。雕檐開曙，煥若神居。白髮嚴藹，姪娥侍
梳。悵盤桓，歷諸殿。瑞闈盡開，昭陽特掩。見庭燎之遺
燼，知和鑿之流晏。惕愴悅以自憐，哀芳烟之未散。若
迺絃桐旣懌，匏管繁興。新謠競奏，關關嚶嚶。凄若離
鴻，應霜汀。離若鳳戲，兮雲中鳴。蕭若微風，灌木挾蛩。
吟諧若雨澗潺湲，雜松聲聞之者莫不沈瀆溶滃。緲

紗怳怳、故能使曉日爲之緩午、而浮雲不生也、或佻
徭以巧笑、或僊僊而姍舉、或莊凝以正色、或悒嫵而
悒嫵、莫不音度旋日停波之曲、影貯桂棟杏梁之宇、
細腰膩理、鉛粧萬千、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羗爲樂之
多方兮、諒難得而備數也、亂曰、盛年深宮、淹家莫兮、
晚晚桑榆、去人遠兮、春迴鮮榮、如夢覺兮、萬戶箏謳、
樂莫樂兮、一人承恩兮、羣翠嘖、光激灑兮、愁人心宮、
闕崢嶸兮、日下遲、烏負影兮、昭陽飛、楊裊烟兮、蠶吐
絲、宮中春兮、春不知、

感宦籍賦

湯顯祖

今上丁酉三月、予以平昌令、上四年計、如錢塘、盪
舟長日、篋中故有高士傳、慨然尋覽之、無存也、童
子故以宦林全籍進、予覽其書、書官書名書地書
號、大若鱗角、細若牛毛、晰矣備矣、反覆循玩、亦可
以奮孤宦之沉心、窺時賢之能事、感而賦之、

有平昌之令尹、淹結課以孤羈、偶猶夷而懊悵、暫循
求於展披、頗有仙班祕籙、士品玄碑、巾箱失檢、記室
忘携、旣宦林之有籍、豈童子之無知、因而取御業已

心疲、嘆闕川而閱世、何此書之可怡、冠二京、分列省
之地界、標四季、合匝歲之天時、其地界也、東綿遼掖、
西折涼雋、北踰代薊、南極滇黎、控中軸于長安、剖河
山而四維、皆百戰之所取、豈一目之可縻、署都官于
南北、擬周漢之東西、南簡曹而少務、北備冢而多儀、
外則邊遙其腹、幹切其支、臺省于焉受使、州郡于焉
稱知、有斗僻以孤鎮、亦犬牙而交岐、甫一逕以維絕、
或三會而扼奇、下至一尉一侯、險如三亳三危、有兼
有特、孰正孰禪、莫不禹迹陟于周官、堯封攝乎漢威、

猶恨缺紀官于朶衛、失請吏于交夸、其天時也、選則
通急之殊、其候、推則例閏之謫、其期、祕館視三年之
學、內徵以四稔爲規、奏計、危優而或殿、報正當、過而
或稽、臥疴者往來於泱歲、予寧者去住以彌暮、或遑
將而往返、或奄息之早遲、第有聞、其必鑄、鮮存亡而
闕疑、覘邸報之日、積直會計而改爲是、故日歷終歲、
以猶把宦籍、逾時而輒揮、在近者、摘新而賞實、市遠
者、豫舊以酬欺、非春秋也、筆削聖而竊取、非易也、先
後天而奉時、時之爲義大矣、惟名與器隨之、嗟夫、大

鈞寫物皇極鑄人物與無妄人生有真吾有身而易
寵世喪道而難貧是以羞其編戶榮于縉紳然而布
種詭雜值侯續綸幸者乃爲公侯之子卿相之孫前
書厥考有階有勳後列環衛如官如恩托江河而猥
大依日月而常新不必學書學劍自然允武允文又
若駙馬都尉一體天人在既富其何費獲至貴而無
勤次則納貲而爲郎亦以財而發身過此以往其勤
可知矣清流之跡奮以文辭則必沒身乎藻綴噪吻
于吟嘯寒暑侵而靡覺骨肉怨而不辭至如羽林隸

策倉門學醫吏人讀律中書臨池玄流理樂天文測
璣莫不窮年渴晷立骨銷肌彼殆胡爲乎爾誠亦有
所用之又其甚者作奸犯科知無不爲跂榮分僂迂
平取奇皆欲爭毫釐于此籍之上附咫尺于半部之
餘外有乘間抵巇能畫能棊微言解頤說劍說詩日
者狎客夜來秘師皆得遊大人以成名指旁流而借
貲下則緹綺惡子前魚弄兒一則如羆如豺一則如
韋如脂無足比數何所覬覦然而物有所至事不可
知買功爵于攫金之後乞售身于枕袖之時經營衣

明文抄卷五十七
錦、踐、躡、綦、絲、在、主、爵、而、無、斬、咤、剗、剔、以、何、遺、第、云、爲、
之、則、是、敢、曰、文、不、在、茲、嗟、夫、天、下、亦、大、矣、仕、人、亦、夥、
矣、有、鳳、凰、之、官、則、必、有、蟣、虱、之、使、有、金、玉、之、英、則、必、
有、糞、土、之、士、巨、海、葦、龍、蚌、以、鋪、文、太、華、總、松、榛、而、擾、
翠、散、之、人、有、十、等、合、之、天、無、二、日、天、其、平、也、不、平、人、
則、不、一、也、而、一、不、平、謂、何、有、一、有、多、有、終、身、于、帝、所、
有、絕、望、于、廊、阿、有、十、年、而、不、調、有、一、月、而、累、加、有、微、
歆、而、輒、振、有、一、蹶、而、永、蹶、有、弱、冠、而、呼、嶸、有、白、首、而、
婆、娑、有、受、萬、金、而、無、譏、有、拾、片、羽、而、爲、取、有、擁、旃、于、

華、美、有、投、牒、于、荒、厓、有、提、離、而、擬、方、伯、有、守、郡、而、無、
建、牙、有、瞻、僮、客、而、鳴、豫、有、絕、父、母、而、勞、歌、有、長、孫、曾、
而、襲、珪、有、鬻、子、女、而、還、家、有、上、尊、而、賜、尊、有、自、經、于、
幽、遐、麗、風、者、衍、言、笑、而、加、翼、繼、風、必、整、號、咷、而、靡、在、
得、時、者、隨、俯、仰、而、皆、妙、失、志、者、低、語、嘿、以、無、佳、徒、使、
墨、守、者、視、此、書、而、失、據、捷、鬪、者、指、是、刻、以、嚴、誇、智、愚、
勇、怯、于、斯、乎、盡、銳、貧、富、侈、嗇、于、是、乎、交、除、細、則、鑽、如、
蚊、虻、大、則、據、若、蛟、鼉、緩、則、穆、如、填、筮、急、則、慘、若、鋸、邪、
親、屬、之、榮、悴、以、此、人、身、之、軒、輕、匪、他、何、必、耆、舊、傳、而、

明文抄讀 卷五
特筆人物志以編摩第登名于仕版若陟巘以盈科
有規有矩如琢如磨諒有朝其必市想無臣而不波
乃有揚休山立蘧戚駘駘姓名舛詭爵地參差鸞視
蟲其一粒豹覺廳以隨窠苟有懷而未賔總奔命于
旁羅是故謁選則咳成雷雨議汰則委若泥沙地貴
則聯之以雲錦命賤則等之以風花至消詳于品列
益撫卷而增嗟名理儔而贗售功勤埒而盜夸等奇
節而抑真並文林而采華然則茲籍也蓋有朱紫異
質淄澠同和者矣迨其甚也且有人焉巧若窮奇昧

若渾敦名可以冠楚机貌可以鑄神奸物論之所必
去茲籍之所獨存方災木而未已或閱季而彌尊亦
有行若處子智若耆舊望足以壓折非是才足以替
獻可否謂周行其必先視百爾而豈後比索名于右
方復展轉而烏有或置無人之境或寄冗從之藪冷
之所以必灰瘴之惟恐不走彼拙效其常然豈削籍
之所朽徒使頑弱之人覽茲籍也耀其貴如得如驚
黯其賤如失如玷懲死灰之不然慕積薪之所占名
已沒其焉如貴及生而可艷捐亢壯以和顏算幽憂

而委念然則茲籍也能使人采色飛舉道心沉亂可觸手而偶觀難淹神而久玩忽掩卷而罔然吾亦多言之爲幻矣。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五十八

姚江黃太冲先生評選

門人張錫琨校
男 百家

賦二 時令山川類

聽秋賦

桑悅

大化運行禪續無垠炎帝既斂少昊迺伸是名爲秋萬物返真脫木之葉解草之節川瘦兮徒濂濂山凋兮孤岵岵惟爲狀之荒涼宜出聲之凄切若乃嚴霜降白露凝天籠薄陰地吐濕蒸布落寞之景象假物物而悲鳴蟋蟀何怨而長夜訴征鴻何興而清晨吟

慘莫慘兮風颺落木之韻清莫清兮雨激芭蕉之音
淡日銜山助以懷舊之笛涼月墮水雜以寄遠之砧
足以凋公子之朱顏淒壯士之素襟而况薄宦淹璞
中之玉遠賈盡牀頭之金鄉關忽縮而近念親故久
疎而暗尋寧不遞霜華而入鬢滴藥汁以經心者乎
僕本豪徒慷慨輕生流落江湖汎梗飄萍歲聞茲聲
亦恫予情既而歎曰聲從外來何由內驚豈內不足
而為外櫻爰主吾敬爰鑰吾扃久而吾內澄澄吾秋
冥冥聲從何來摠衣而聽毛骨爽兮心胸明塵影滅

兮夜氣清寂亂思之翬翬沉萬慮之營營豈為予情
之美惡私喜收物之功成是知非秋景之可悲兮人
獨悲傷乎秋景非秋聲之難聽兮人自難聽乎秋聲
伊茲秋之為酷轢賢達而獨忍又欲假名賢之淒韻
增萬世之孤憤故宋玉謂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
此廩秋潘安仁謂嗟秋口之可悲兮諒無愁而不盡
出茲聲之尤切潛離肝而琢腎假人文為秋聲不止
物之聲也至深至切
予方觀天道之肅殺付悲秋於一咽悲夫天有四德
元亨利貞人有四德仁義禮智秋之為秋在天為利

在人爲義。君子全德，是名不器。子焉爲文，音備五音。味備五味，混同天人。歌吾一氣，鳴吾文之商聲。曾內外之足異夫，然後知心源未和。伏以憂蒂雖春日載陽，花明景麗。聞鳥鳴之嘒嘒，與童兒之歌咏，亦足以鬱悒而侘傺也。

河清賦

有序

胡廣

永樂三年春正月癸卯，高平王平陽王奏禹門津黃河清。朝臣歡動，以爲皇上聖德所致。進表稱賀。皇上謙抑弗居，未幾秦王暨山西守土之臣亦皆來奏。見者謂其清如碧玉，洞鑑毫髮。旣而成五色，經三旬有二日，漸復其舊。稽之載籍，黃河千年一清。聖王之大瑞，而五色者尤瑞之大者也。洪惟皇上以至聖之德，作配天地，廣運神化，瑞應之來，適當其期。臣叨陪侍從，幸覩茲盛事，宜有紀述，以傳

誦將來其辭曰

蓋聞洪河之水通銀潢而直下，介箕斗之微茫，繞崑崙而奔瀉，歛潛行于地中，忽渙發乎重野，景如汲海之長虹，勢若馳岡之迅馬，驚湍騰逝，悍波衝射，競干雷兮碎洶，闕萬壘兮呼咤，涵泥沙兮悠揚，羌晝夜兮不舍，方其道積石，歷龍門，下砥柱，逾孟津，出乎無際，漂乎無垠，臨萬頃兮潏潏，折九曲兮汙渾，想夫浩浩湯湯，堙塞未䟽，濟漯莫從，淮泗尚瀦，匯四隩而爲壑，襄高陵而成汙，暨九川兮滌源，九州兮旣別，拯蒼生

於墊溺，免斯世於魚鱉，惟六府之孔修，賴胼胝之熾烈，嗟形容於允翕，諒一葦之可越，逮乎周道旣東，文武益遠，清人庶其翱翔，方叔去而不返，葛藟興綿綿之詠，尼父有已矣之歎，至若瓠子載決，宣房旣歌，下淇園之綠篠，沉美玉於滄波，恒汨汨兮混濁，或沸鬻兮盤渦，曾未識其安流，胡能有於盈科，誦逸詩兮俟清嘅，人壽兮幾何，信不可兮驟得，必以待夫時之泰和，爾乃禹門中闢，磧石碕礧，洪濤不興，一碧千里，若人間兮天上，渺余視兮衍迤，或同觀乎渭濱，儼浮游

於湘止澄靚兮泓渟，混潢兮瀾瀾。鄙鴨綠於漢江，陋
苔青於淮涘。澹玻璃兮洞射，凝雲母兮無滓。風泠泠
兮吹淥漪，天晃朗兮映漣沚。粲飛鳥兮白鷗，數遊鱗
兮鱸鮪。山倒黛兮染翠嵐，拖練兮成綺。嬉激灑兮按
藍，堪薦潔於明水。朝陽升兮激彩盪，夜月照兮鏡光
洗。紛揮霍兮五色乍，紆徐而忽駛。寔元氣之融會，而
發榮光於此。乃有黃耆居河之湄，睹齋滌而瑩澈。爲
盛世之休徵，爰以告言聞于紫宸。無小大而咸喜，騰
遐邇之歡聲。維聖人兮在上，致四海兮隆平。霽仁恩

兮汪洋，洽寰宇兮皆春。萃諸福兮畢來，沓衆瑞兮駢
臻。所以天儲其精，地闕其靈。而千載之嘉應，實有待
於聖明。乃謙抑而弗居，遜虛美爲肩勝。蓋功愈大而
心愈小，道彌高而德彌弘。視夫平成之績，亘萬世而
同稱者也。猗歟聖皇，允協神禹。稽河清之致祥，繫寥
寥兮前古。撫金人而徘徊，摩銅狄而容與。求有竝美
於今日，亦滂漉而莫嘯。泛星槎以尋源，聊逍遙兮銀
渚。俾玄冥兮先驅，訪往跡於河鼓。雲冉冉兮斯征，路
迢迢兮遠舉。憩鵲橋而孤吟，睇層霄而延佇。瞻珠闕

之崔魏聆羣仙兮夜語謂聖皇兮達孝克繼述於太
祖續洪業兮率舊章靡毫髮兮爽軌度誠於穆而不
已全睿智與文武天茂錫以純祉浩穰穰兮繁聚粵
鴻荒兮芒芒河之清兮今始覩於以闡皇猷之精微
隆子孫無窮之祚彼漢唐之偶值又奚可以比數
元元而無知將以告夫下土羲和忽兮啓駕宵臙隴
兮欲曙靈續續兮既遙擊余袂兮來下扶雲漢之昭
回挹九天之湛露披琅玕以自呈造金門而獻河清
之賦於是爲之歌曰河水兮清漣聿應期兮斯千年

聖皇御極兮德配天於萬億秭兮福祿綿綿

百家私記廣字光大廬陵人建文二年讓皇親
擢進士第一更名靖靖難後直內閣復名廣謚
穆文

石鍾山賦

何喬新

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蘓文忠公辨之詳矣。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莫不游焉。景泰六年春三月，予與今夏官郎中王君尚忠俱以進士奉使江南，尚忠家湖口，邀予艤舟絕壁之下，以訪其所以謂石鍾者。水石相激，響若洪鐘，始信昔賢之言不誣也。因爲賦之。後十有二年，尚忠出示舊稿，俾重書之。因嘆予學之不進，而悼勝游之難再也。乃刪其辭以歸之云。

乙亥之歲、暮春之夕、予與王子泛舟澄湖、艤于絕壁、
援危藤、登懸崖、以訪昔賢之遺跡、于時天和氣清、江
空月明、魚龍咸伏、波濤不驚、縱予目以遐覽、舒懷古
之幽情、但見恠石、差峩嶮、磈礧崢嶸、奇形異狀、不
可殫名、或如鳳如螭、欲蟠欲飛、或如鬼如獸、將行將驟、
岩峩灑灑、拂藍撲黛、穴罅呀噎、欲雲歆雷、異哉石乎、
蓋造物者之所胚胎也、俄而微雲生于廬阜、長風來
于太空、驅濤擁瀨、吼鯨躍龍、爰有洪聲發于水中、殷
殷嗶嗶、如游舜庭、而聽鏞鍾之撞、鏗鏘錡錡、如入周
廟、而聞無射之聲、填兮若雷、颯兮若雨、又如卻至使
楚、而金奏作於下、予乃恍然而驚、悄然而思、問王子
曰、是何聲邪、豈靈鼉奮首而三山頽邪、抑海若驚起
而號風雷邪、無乃共工氏觸不周而天柱摧邪、胡爲
乎有是聲也、王子笑曰、予不知邪、是所謂石鐘者也、
昔者酈元言之而不詳、李勃訪之而失實、東坡居士
泛舟江上、以求之、而後衆論定于一也、予曰、石之爲
物、塊乎其形、未與水遇、不聞其鳴、水之爲物、湛乎其
清、未與石鬪、若嘗有聲、彼函乎清、越窾坎鏜鞳之音、

果出於水邪亦出於石邪王子曰不然夫水之性動石之性靜動靜相摩厥聲以應水之質柔石之質剛柔剛相蕩厥聲以彰是非水之聲也亦非石之聲也水石相搏而聲出焉此石鐘之所以名也夫峭壁岩岩鐘之銑角也懸蘿裊裊鐘之旋蟲也丹崖翠壑鐘之篋簾也驚濤駭浪鐘之撞杵也是鐘也蓋天地爲爐萬物爲銅陰陽爲炭造化爲工齊侯不得銘其績而鳧氏無所與其功也嗟夫洪水橫流巨浸稽天象罔出而侮人螭蜃過而垂涎民其魚矣尙何鐘之聽焉今吾與子脫介鱗而弁冠去沮洳而宮室泛蘭舟以遨遊聽水樂以自適揆厥所元伊誰之力邪於是相與徜徉眺望咨嗟感激已而雲消風止浪平響息水天相映瑩然澄碧返而登舟呼酒相酢乃鼓柁而歌曰

駕吾舟兮泛長江馮夷起舞兮酌我以羽觴侑以嘉樂兮鼓鐘嗶嗶慨念上古兮濁流湯湯孰致平成兮孰理懷襄願銘此鐘兮紀神功千秋萬歲兮永不忘

洞庭兩山賦

王鏊

楚之湖曰洞庭，吳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邪？將地脈有相通者邪？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是未可知也。而吾洞庭實兼湖山之勝，始山特為幽人韻士之所棲，靈僊佛子之所宅。至國朝名臣微爵，往往出焉。豈湖山之秀磅礴鬱積，至是而後泄於人邪？東岡子曰：山川之秀，寔生人才，人才之出，益顯山川。顯之維何？蓋莫過於文。兩山者，秘於古而顯於今，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予曰：

然乃爲之賦其詞曰

吳越之墟有巨浸焉三萬六千頃浩浩湯湯如滄溟
澌渤之茫洋中有山焉七十有二眇眇忽忽如蓬壺
方丈之彷彿日月之所升沉魚龍之所變化百川攸
歸三州爲界所謂吞雲夢入九於胷中曾不帶芥者
也客曰試爲我賦之夫太始沕穆一氣推遷融而爲
湖結而爲山爰有羣峰散見疊出於波濤之間或現
或隱或浮或沉或吐或吞或如人立或如鳥騫或如
龍鼉之曝或如虎豹之蹲忽起二峰東西雄據有若

巨君彈壓臣庶又若大軍之出千乘萬騎旌幢葆蓋
繚繞奔赴東山起自莫釐或騰或倚若飛雲旋飈不
知幾千百折至長圻蜿蜒而西逝西山起自縹緲或
起或伏若驚鴻翥鳳不知幾千萬落至渡渚迴翔而
北折試嘗與子登高騁望近則重岡複嶺噉呀摩谿
縈洲枉渚蛩蠶緬邈遠則烟蕪渺瀰天水一碧帆影
晃而忽無飛鳥出而復沒靈巖則返照孤稜弁山則
輕烟一抹此亦天下之至奇也若乃長風駕浪歎山
欲野足使人魂驚而汗駭及其風日晴熙殺紋漣漪

又使人心曠而神怡，至于瑤海上月，流光萬頃，星河
倒懸，盪漾山影，又一奇也。遙山霽雪，凝華萬疊，玉鑑
冰壺，上下相合，又一奇也。風雨晦明，頃刻異候，烟雲
變滅，只尺殊狀，雖有至巧，莫能爲像。試嘗與子弔古
尋幽，則有迴巖穹壑，窳窳相通，琳宮梵宇，暮鼓晨鐘，
壽藤靈藥，美箭長松，金庭玉柱，石函寶書，靈威丈人
之所闕也。貝闕珠宮，繡縠鳴璫，柳毅書生之所媿也。
翠峰柱折，范蠡之所止息，黃村角頭，綺皓之所從逝
也。而闔廬夫差之跡，尤多存者。玩月之渚，消夏之灣，

牧馬之城，圈虎之山，練兵之瀆，射鶚之巒，出金鐸於
淺瀨，逸梅梁於驚湍，他若毛公燒丹之井，蔡經煉藥
之墩，聖姑絕雉之塘，雪竇降龍之淵，其石則岌嶭嶙
峋，瘦漏嵌空，牛奇章有甲乙之品，宋艮嶽有永固之
封，其泉則困淪感沸，其寒澄碧，墨佐君表無礙之名，
天衣禪留悟道之跡，斯地也。孫尙書欲卜居而不能，
范文穆思再至而不果，豈如吾人，生長茲土，依巖架
棟，占野分圃，散爲村墟，奏爲闐闐，桑麻交蔭，雞犬鳴
吠，里無郭解劇孟之俠，市無桑間濮上之音，婚姻相

通若朱陳之族，理亂不識。若武陵之源，佛狸之馬跡。不到周顒之族，俗駕自旋。星應五車，地絕三班。盧橘夏熟，楊梅日殷。園收銀杏，家種黃柑。梅多庾嶺，梨美張谷。雨前茅茗，蟄餘萌竹。水族則時，裏之白鱠。鱸鮒之茸，鮓鮓鮒紫。自昔所珍，吾且與子。摘山之毳，掇野之茸。割湖之鮮，釀湖之醞。泛白少傅，月夜管絃之舟。和天隨子太古滄浪之歌，弔吳王之離宮。扣隔凡之靈窩，凌三萬頃之瓊瑤。覽七十二之嵯峨，其亦足樂乎。彼岳陽彭蠡，非不廣且大也。而乏魏峩之氣，天台武夷。

非不高且麗也。而無浩渺之容，蓋物不兩大。美有獨鍾，茲謂人間之福地。物外之靈峰，是固極游觀之美。而未知造化之工，且夫天地之間，東南爲下，非是湖爲之尾閘，洩之滯之，則泛濫橫溢。江左之民，其爲魚乎。懷襄之世，湖波震盪，非是山爲之砥柱，鎮之繞之，則奔激暴鬪。湖東之地，其爲沼乎。唯夫天作之寬，以納以容，地設之隘，以襟以帶。禹順其流，分疏別派。三江旣入，萬世允賴。而後吾人乃得優游於此。蓋至是而後知造化之意深，神禹之功大。諱曰吾何歸乎。吾

將歸乎湖上之青山。世與我而相遺。超獨邁其逾遠。
海山堯率。不可以驟到。非茲峰之洵美。兮吾誰與寄。
此高蹇。

虎丘看月賦

黃尊素

武林有客吳者。適逢八月之望。吳公子邀之。操單舸。
遊虎丘。蓋吳俗玩月。大抵集此也。至則綺羅竿交。笙
歌鼎沸。月懸扶桑。煙浮水際。巨扁小艇。縱橫若鷗鳧。
之集。于是攜餽。飭尊。竽靡薜荔以爲席。有少年持檀
板坐。生公石起。子夜之吳歌。振激楚之餘風。出潛魚
于水底。落山鳥于青松。善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吹幼
眇。激壯音。嫋嫋餘響。聞者沾襟。興盡而返。水滢公子
曰。今日之遊樂乎。客曰。是何足樂也。公子曰。子豈以

蘇臺空西施去。夜月隨煙浪。以滔滔故墟。餘靡蕪以離離。哉客亦睹夫勝趣乎。蓋聞覽勝者不逞巨麗。以爲觀也。得趣者不搜奇地。以爲歡也。其山不必龍從。崔巍嶄巖。紆鬱絕歸。雁于碣石。接飛鳥于暘谷。其水不必洶湧滂瀉。控清引濁。天吳命儔而嘯侶。鱷魚鋸齒而四足。其林不必棄夸父之策。伏夔魑之怪。擢本千尋。垂條四蓋。猿父哀吟。其中治鳥焚巢。其界客試略海島之巨觀。現吾丘之餘態。勃窣叢薄之中道。遙雲岫之槩。過林莽背嶽。嶽平疇衍漾。孤峰透迤。周圍

一里之內。而名泉怪石。古寺殘碑。充牣其間。雖窮搜而尚遺。况復霸國之遺烈。名姬之斷魂。晉人之風流。皆足以醒千古之心脾。試與子浮彩鷁。掛錦帆。振衣盤虎之巔。濯足劍池之瀾。指點夫差之自用。再見士誠之偷安。而層臺累榭。跨谷彌山。錦瑟歌鐘。漏澈更殘。都已付之斷腸芙蓉。啼眼幽蘭。事無新而不故人。無感而不靈聽。經聲于木杪。掘藥草于寒汀。山山明月。處處秋聲。撫鶴嘆息。門松傷情。吾將邀孫登以長嘯。命王子而吹笙。斯時極人世之繁華。五岳之奇險。

未嘗與虎丘有逕庭也。客顧以蟻垤蜂衙視之，滅虎丘之勝趣，何睥睨吾姑蘇之甚乎。

浙江觀潮賦

黃尊素

吳公子過武林，當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屨盈途，員冠峩如，大裙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爲之空虛。主人謂公子曰：此枚乘所謂怪異詭觀也。盍與子偕往乎？至則錦帳翠幙，山韜路織，歌吹沸天，紅紫錯舄，波影山光，攬雜彩爲一色。其時纖塵不起，水平如鏡，渡頭往來，漁歌答應，車牛方喘，于轉轂畫鷁初間，而下，矴彼江干之士女，既不異鷗雁之翔沙，而衆口之喧囂，又何殊鶯鶯之亂聽。逮至審時定候，日影已

斜遙傳屢起。中心搖搖恐陽侯之爽。信萬日睽睽向海門而注視。不戒而孚。聲收息阻。向之喧囂不定者。忽然如舍枚而楔齒。雖絳繚之微響。亦澄然其入耳。俄而一線橫江。天風颯然摩娑。目睛指點雲烟。瞻言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豈鼙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天無岸。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叛。及其兩山迫脇。沙渾中埠。忽而受于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怒而山立。庶太空之無絆。天蓋撼動而欲移。地輿震盪而似判。吳山越山爲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驚竄。乃有狡童偃子。百十爲伍。絳幘單衣。馳騁波路。持彩旗兮悠颺。湖之神兮來何暮。呈傀儡之妙戲。羌逞能以相妒。耕父來天吳。赴支祁。按節周象。負羽孰不爲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沿泝已而潮上。漁浦波澄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枚乘以素車白馬比之。較之吾浙。真不足齒矣。彼弄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公子曰。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俳優之戲。是爲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

戒弄潮文。子不知之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于四方也。主人曰否否。夫論事者考其原。觀今者遡諸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潮。以強弩。此較射于波濤。乃謂致師于水府。彼氣機之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筈以三千。不過中流之束。楚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殿司臨安。金山激浦。水軍萬人。巨舶千艘。西興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閱。簡別強弩。分爲五隊。中權是主。舞刀握槊。節以金鼓。炮聲滿江。五色齊舉。烟收炮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者。賈勇售藝。兵家規矩。輕性命于鴻毛。故能馮河而暴虎。其餘霸國之餘風。非書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子乃以俳優侮之。耶。公子語塞而退。

海市賦

黃卿

猗巨壑之連大荒兮、何浩淼之無垠、浸盤藍之澹泞、
兮、兩曜晃其吐吞、西極以東之流瀉兮、總滙溶而不
涿、維五行之贊二儀兮、水遂廣而獨神、指三山十洲
之官府兮、聿杳邈而難論、眷海市之譎變、漂疾兮、駭
靈異于見聞、彼喬嶽之雲霧兮、氣氲蒸之可知、若潮
汐與八月之濤兮、亦實理之所爲、何洪波之泱泱兮、
恍惚出示之瑰奇、彷彿世之形質兮、頃刻更移其態、
姿寒晦歛而宜和朗兮、計歲見之無幾、詢海叟之博

練兮槩罔究其兆、倪陟蓬萊之峻閣兮、出海隈之崇岡、盱雲霓之乍歛兮、泛霽日之浮光、渺萬頃之瀲灩兮、曾襟豁以徜徉、人走報以市起兮、僕御奔而踉蹌、兩竹山之夢夢兮、牽牛島失其青蒼、肇芬鬱於尋尺兮、旋騰翥以悠揚、少徙倚於岩阿兮、已宛在水之中央、臥青霓之空明兮、如潼潼於沸湯、簇碧霞於一區兮、浮晻靄而迴翔、譬畫苑之會衆藝兮、懸繪品之干章、天吳羣下而蛟螭兮、亟爲築厥厚墉、罔象十輩而出、捧兮躍、蜒蜒而爭能、爰居潛鵠、翻翻兮如助勢而

屹、鳴爾乃開五都之闐闐兮、集日中之市廛、南北粹貨之雜陳兮、海賈陸商之爭先、立候殆工匠之售技兮、佻佻類馭僮之輕猥、販鬻之續紛兮、緊接踵而摩肩、言不聞而有營兮、覩巾服之粲然、縱獲貿易以散返兮、行負戴以偃僂、伊机巧之戲劇兮、爭聚觀之如堵、負耜耒而荷畚鍤兮、走農豎與田父、一二弁屨之若遠兮、意何居而踽踽、山冥冥以遠隔兮、巨介避之何所、俄而金榜之日耀兮、列甲第之逶迤、崇堂層樓之翼翼兮、雕甍朱拱之翬飛、亭臺微突其尖兮、重簷

密瓦參差、雉堞巖城之洞啓兮、藻績黼黻之歲蕤、寶
塔轟轟凌霄兮、華表踞立乎虎獅、余擬長揚五柞之
麗兮、客謂未比其光儀、忽逮薰幢之子子兮、散旄旗
之旖旎、棨戟干戚、崢嶸兮、躍騶騎之躡駛、安輿飛蓋
之徐徐兮、檐帷流蘇之鮮袤、從官健卒、駢駢兮、郊迎
野將之迤邐、憶名城之孔道兮、輪蹄輻輳之如是、爾
其酒旆颺颺兮、芳菲近郊、遨遊絡繹兮、飛虹之橋、王
孫俠客兮、鷹狗、靚粧姣服兮、笙簫竹娟娟兮、俯垣茂
樹交兮、徑遙、熒熒兮、日下射、翳翳兮、風不飄、欣欲就

兮、水之隔、招名筆兮、臨之圖、有懷華胥兮、風景爾殊、
空中波上兮、靡盬、璘斑爛熳兮、易佞、泔沸兮、奔電息、
潢漾兮、涵杳虛、如錦棚之迅撤兮、傀儡紛散於須臾、
望島嶼之隱隱兮、招玄鶴之翩翩、顧偕遊之大小兮、
漸容以言旋、謂老農之播怪兮、何鯨鯢巨而不然、殆
海若之幻戲兮、較浮世之絢妍、嗤方士之陋以誕兮、
誘秦漢之求仙、侈金銀之宮闕兮、或緣此而譎謾、嗟
么麼兮、貴倖、若赫橫兮、威權、燎焰兮、易燼、綺綉兮、露
乾、百爾翕散、消息兮、咸有極、而有端、寥廓忽荒、如夢

今嘉曠士之達觀奚詰辨之傲雕龍兮漫贅費于幽
玄

先夫子曰黃卿號海亭益都人官至江西布政使
長於作賦皆宛轉可誦不墮方板填塞之習其文

則句法瑣碎百家私記其
文名編茗集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
百家校讀

賦三居處人事閒
情音樂類

葯房賦

王禕

夫何美人之練要兮。審好修以為常。既昭質之弗虧
兮。又姱節之孔彰。爰托物以自表。今日清修之是將。
滋幽蘭而樹蕙兮。蘭為佩而蕙為纓。褰薜荔以為衣
兮。集夫容以為裳。既所服之孔修兮。粲芬芬其文章。
所處欲其芳華兮。又申之以葯房。何斯房之結構兮。

獨以葯而爲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綉繁飾以陸離、文杏煥以成梁兮、珍辛夷而爲楣、檫木蘭之差差兮、悅文藻其紛披、繚疏牖以桂衡兮、扈素壁以江離、桂樹鬱其當軒兮、陰團團而成帷、敝百草爲庭實兮、肆把玩乎瓊枝、襲芸編以總總兮、緝空桑之朱絲、餐繁英與落蕊兮、飲沆瀣以自怡、澹逍遙以容與兮、聊棲遲而偃仰、撫榮華之未艾兮、睠茲葯以自況、維葯之澤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葯之馨兮、所以表姱節之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修潔之不忘、苟所好

之絕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溷濁兮、糝薰蕕而莫質、蕭艾蔽乎中野兮、蒹葭蔓其盈室、彼惡檟果何物兮、亦雜然而充幃、衆舍是而尚非兮、孰于芳其能祇、何美人之耿介兮、乃獨爲此度也、夫豈傲世以自異兮、亦惟好修之故也、委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心之所安也、使矯名而無實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顧予生之侘傺兮、曾靡求乎安處、塊獨守此敝廬兮、蓬蒿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滿席兮、情晏然猶冲豫、外物一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爲馨、冀和順之中積兮、致英

華之外形、徒潔修以自表、今媿非予之所能、旣好尚、
有、不同、今、又、孰、揆、予、之、中、情、幸、美、人、之、嬋、娟、今、夙、與、
予、其、日、成、欲、相、仍、乎、斯、房、今、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
爲、予、筵、筭、今、靈、氛、告、予、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今、實、
中、情、之、可、堅、聞、斯、語、以、邑、鬱、今、恐、佳、期、之、遲、莫、思、美、
人、而、未、見、今、悵、盤、桓、而、延、竚、將、何、物、以、結、言、今、恨、衆、
芳、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今、聊、遺、予、之、所、思、願、相、從、
而、相、羊、今、終、歲、晏、以、爲、期、慮、誓、言、之、未、固、今、結、微、情、
以、成、詞、

藥市賦

楊慎

蓬丘仙伯、七刀圭而通神、奈園老宿、品千二而稱珍、
何如蓉城之日、重開藥市之春、若夫岐摯湯液、和緩
瀉滌、采嘉林之嘉草、掇芳洲之芳羞、屏風水發、書帶
山抽、人參三楹、來自高句麗之國、桃枝九折、出於嵩
昆明之陬、椒暉下虛星之舍、果蓏薦織女之樓、逢茅
龍之衛叔、遇木羊之葛由、檢本草之聖錄、極山海之
冥搜、別有天棘、目精澤葵、海藻火林之蔚、炎柯雪津
之擢、陽草欵冬、叩冰而吐葩、葶蘆迎露而先槁、青綸

碧組蒼龍就食於甲辰、素茵臨陳白兔騰仙于辛卯、
帝休鬼麗蕩邪而蠲憂、神錦仙鹽駐顏而難老、又不
若剽犀截角、拳翠刪毛、澄禺山之水碧、蓋樊桐之金
膏、鮫人泣珠而酬價、狼臙、鯁金而解橐、神鹿兩頭、飲
上池之水、靈鳥四翼、歸金匱之韜、莫不攀丹危而陟
翠險、賈仙的而下神囂、涉森森、馳萃萃、刈翹翹、伐丁
丁、香草比于君子、嘉卉方于女貞、藤名簡子、花號長
卿、五芝色配乎五嶽、六飲芳冠乎六清、乃延巫彭、招
長桑、飛絳雪、擣玄霜、巴戎赤斧、梓谷王昌、蓬州塗定

辭、玄武張開光、希夷出崇龕之落、真多栖葛瓊之鄉、
黃足之鳥、呼季玉而竝復、朱頂之鶴、名令威而駢翔、
負局磨鏡之翁、籬桶講易之叟、扶龜床於行阿、策鳩
杖于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
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風瑟瑟而鳴籟、菊英英而綴
斑、訪名跡於古昔、啓藥市於重關、被開明廣都之野、
帶杜宇天墮之山、哀危螻於寸陰、矜局竈於井谷、布
濩天府之區、蔓衍坤維之域、八萬四千之人、烟五十
四州之謠、俗國無夜戶之虞、人有春臺之燠、郤公程

鄭之倫、驥子魚文之服、乍發劑以針龍、奄飛符而擒、
蟻黃耆背、鮐蒼息、髻蝸行、歌擊壤、羣嬉聚沙、成行、鴈、
鴈、學語、鴉、鴉、毛、姬、餌、葉、鳳、子、藏、花、色、輝、九、壁、之、錦、光、
漾、百、漣、之、霞、採、思、婦、之、卷、耳、折、放、臣、之、疎、麻、息、風、枝、
之、不、靜、起、露、蓼、之、含、嗟、崔、公、之、錦、云、遠、華、陀、之、囊、已、
遐、既、富、矣、韓、康、之、肆、寧、斬、乎、博、望、之、槎、楊、雄、夢、腸、頓、
醒、滯、思、于、雕、篆、相、如、消、渴、歛、捐、沉、疴、于、齒、牙、豈、知、西、
顛、之、盤、露、北、方、之、何、車、哉、有、林、間、翁、孺、者、起、而、爲、系、
曰、黃、能、兮、休、入、寢、朱、羆、兮、罷、窺、屏、永、遁、兮、一、豎、載、殲、

兮九嬰、分菊潭、兮灑灑、宴蓉城、兮冥冥、鴻安丘、繼而
作曰安期神樓散、扁鵲陷冰丸、銀筒昔誰蘊、金瓶今
子殫、謝驚鳳、兮駐流電、訪大藥、兮浴還丹、邀錢俚、兮
雀躍、共喬松、兮覩桓、主人聞之、欣然稱、蘭、修容麗、級、
獻壽升筵、敬緝光、誦、奉以周旋、

富而艷、六通而新、小器、極則、柔氏悅、往情、若可、此

勉菴賦

楊守陳

四檐白雲，半壁蒼蘚。誰氏之菴，榜題曰勉。蓋赤城之
老生，承粉署之餘烈。志屢屈於文場，心長懸於魏闕。
鐵硯將穿，唾壺盡缺。白首一經，猶勉不輟。勉之一辭，
廣矣大矣。貴賤同科，古今一軌。乃若閭閻之子，沮溺
之曹。業惟務本，力昏作勞。荷雨簑於南陌，植烟杖于
東臯。冰未開而畔墾，水方沸而耘耨。凜腰弓之欲折，
赫背火之恒燒。積三時其不懈，糞百穀之皆饒。若夫
梓匠輪輿，築冶鳧桌。弓和六材，畫績五色。各執藝以

效勤或貪傭以成疾，昔已闔兮強開，腕垂脫兮未釋。
悵花柳之芳菲，美禽魚之放逸。至若三槐九棘，庶尹
百司，夙興見斗，夕寢聞雞。侍延英而戰汗，冒九折而
驅馳。厭簿書之杳擾，惡敲朴之驚啼。思醉花于金谷，
將嘯月於瑤池。恥功名之不立，懼職業之將墮。恒矻
矻以終歲，敢悠悠以度時。復有望重勲高，窮貴極富，
將逸樂之無期，乃滿盈之有懼。嗜紅鱗兮苦辭，悅翠
蛾兮却顧。挺高節於晚凋，煜餘光於方暮。又若五都
三市，萬水千山。紛攘利以交易，競乘危而往還。晞颺

風於粵海，唉積雪於燕關。惟百羸之足望，曾一寢之
遑安。若乃邊塵四驚，烽火交灼。三軍競馳，兩陣相搏。
鼓礮殷兮鳴雷，戈矢紛紛兮灑電。孰不魄褫而魂飄，心
摧而膽落。強買勇以鷹揚，遂捐軀而虎躍。收功業於
垂亡，獻俘纍於旣縛。標銅柱兮炎荒，銘燕然兮朔漠。
茂矣哉人，無往而非勉。事無勉而弗成，生何徐徐於
本實。獨汲汲於華榮，盍改爾轍。迴爾航，發軔兮橫渠。
張帆兮紫陽，踰濂洛而迅邁。望洙泗而高翔，朝蠲沒
其無已。夕燕娛其未遑，景孳孳之伯禹。企壺壺之文

王茹仁義爲玉食服道德爲金章庶垂名於不朽同
天地之悠長

登樓賦

有序

桑悅

學舍中有小樓予名之曰乾坤一寄時登覽以寄
遐情予懼茲樓之易毀也爰作賦以傳不朽云

予少期搏於九萬、週薄風而視視、占師儒之末席、抱
圓材而應規、然戚戚興戀主之念、悄悄動懷親之悲、
幸茲樓之高明、跳虛空而自怡、曷消遣乎世慮、揖雲
霞而賦詩、恨市廛之伊邇、乏盪目之崛奇、然開窗延
四海之明月、啟戶納八方之涼颼、匪堯夫之傑閣、饒
廣大之若斯、年時遊乎南康、見樵于匡廬之顛、釣于

彭蠡之涓者意甚歆焉然察其轢芳洲之宿莽伐空
谷之桂枝形蠢蠢而意噓噓則又安知水石之多姿
信造化之光景爲吾輩而設施茲樓雖限吾之偉觀
不限吾之遐思登臨之際試心存乎瀟湘洞庭雁蕩
娥眉反視靈府之耽耽覺水繞而山圍儼環樓之多
景兮供吟眺于不貲彼登岳陽與黃鶴者心又或繫
乎菑畚見塵外之艸木兮化禾黍之菲菲併人樓而
相準兮造化又焉肯以彼而易茲嗚呼噫嘻乾坤浩
浩孰吾一炊明日之事陰晴未期汎飄飄之萍梗兮
寓茲樓而幾時惟修道德爲梁棟兮吐文章爲桷椽
庶樓名之羽化兮不成敗于氣機

燈蘭賦

周容

作客莫春朋酒卜夜清歌乍歇燭影猶高有起別
煤心栽以欖核者吐焰如蘭三四而燼感爲賦之
賦曰客未去兮春先歸人欲醉兮燭愈醒聽檀板之
初停聞更籌兮方永爰有青樓蕩婦章臺麗人擲果
誰懷拈核在中怨燈花兮不相報聞杜宇兮何處春
迺借火以爲土反令火以生木錯五行之定理亂草
木之繼續驚高焰之吐葩移東君於銀燭於是座客
喧笑徵歌賦形或曰楚畹蕭艾不生或曰謝階玉樹

同榮倩護風兮紅袖防飛蛾之赴明客有謂周子者
曰昔湘子丹成明皇鼓急頃刻花開愧茲熠燿固知
盛衰之不必拘時而榮華之亦可偶襲也周子曰吁
爾殆慕爝火之榮而不悟其旋燼也舍百年之計而
乃爭此一瞬也豈遂易幽谷之性爲趨炎之俊哉夫
敷華者必存爾實植本者始繁厥枝苟托基兮非地
豈枯楊而有稊况炙手其可熱寧迴光而見机縱引
膏而自潤終焚身而不知客又曰然而仁質內守衆
口已騰雖近君子之清宴終恐棄擲而莫矜因烈性
之難灰著文彩以自明吾子獨無意於是乎周子因
凄然悲俯而不能答也重引卮以屬客聊醉眠兮晏
息視萬物兮如此蘭雖百年兮又奚別諸客盡醉山
僧亦傾少姬垂袂微聞歎聲

千秋絕艷賦

王驥德

吳郡毛允遂公子出其內所臨錢叔寶會真卷周
公瑕爲題曰千秋絕艷命余作賦卷中悉次金元
人所爲傳奇語稍波及賦曰

美夫河中麗人洛下書生嫵媚蕙質繼綰蘭情嫣然
色授睠矣目成宛轉生前之恨嬋媛身後之名爾其
漢臯春麗蕭寺花濃心勞金屋人閉珠宮托嫺辭于
尺素尋芳信于飛紅迨夫佼人月下綺樹墻東旣械
情于麗句亦示赧于頰容凄其良夜黯彼回風于是

醉卓琴兮多露、薦韓香兮下陳、雲捧瑤釵、不負明星之約、粧留角枕、猶嬌在闥之春、乃至王孫之草才青、河橋之柳堪結、璫錦帶于新驢、愴羅巾于生別、投夜弦而留連、報春鴻而淒絕、環一解于中摧、鏡長分于永訣、憚紫玉之張羅、悵青陵之同穴、海填衛而難平、血啼鵲而不滅、則有南宮辭客、北里騷人、繡腸欲絕、綵筆如新、韻清商于子夜、度艷曲于陽春、亦有丹青點筆之工、盤礴含毫之史、臆彼多情、圖其有美、高唐片障、崔徽一紙、未若秦嘉之婦、張玄之妹、麗比舜英、才方錦字、抽烏絲之逸藻、聊試隄糜、榻粉本之餘妍、詭傳側理、夫其塗黃乍就、浮渲欲飛、額瞬似語、態弱堪持、嫵然而狎、俛然而思、粲然而笑、感然而啼、神情綽約、芳澤陸離、洛水無聲之賦、金荃設色之詞、迺知凡理有窮、惟情無盡、感可決脰、愁堪彫髻、楚楚短綃、茫茫長恨、俯仰今昔、我輩差近、噫嘻崔孃、窈窕天人、其儷張郎、才地則鈞、嗟紅顏之薄命、怨錦翼之離群、抱丹誠而不化、咏白首而難陳、卽鮎賴之見絕、仍掩抑而含辛、悲絕艷于旣謝、盡麗辭于長顰、儻有情之

披攬當三慨于斯文。

百家私記王驥德字德良餘姚人陽明弟子偶于同邑倪太真家見有陽明與德良手書集中所無附此遠承佳作推許踰實蓋相愛之深遂不覺其言之過情耳然在淺劣何敢當也愧謝愧謝格致之說友朋中惟有德良解悟極速所謂良馬見鞭影而行一日千里無疑矣何幸何幸易曰寬以居之而孟子之論養氣極言助長之害故凡無志于學者惟恐其不奮迅激昂而有志之士又慮其求之太迫執之太拘而無涵泳寬平之氣不審德良以鄙見爲何如志健昆季昨晚始自此過杭數日後當復來旬月間得暇還能同此一談否耶

清舞賦

張鳳翼

暢幽懷以良邁集城隅之桂堂睇景物之澄霽娛宴曲以徜徉飛羽觴以候月徵清舞于楚粧謝綠竹之繁響出明迥之瑤英紆羅縠以騁妍垂金縷之飄縈吐微音以按節翥修袖以雙迎爾乃張翁合機長短中度俯仰應規低昂協序始差池以燕翻終連軒而鳳舉旣遷延而如疑又宛轉而生態欲進不前將來復去颯逕迴風雍容凝露指會飛蛾臨岐揚絮步芳褥而若空縱輕軀而如赴覆玉掌之盈盈流橫波之

渺渺燭朱顏以向宵，颯畢葩于清曉。眉媿媚以珠顰，髻嗟峨而煙抱。弱腰屢盤，柔骨迅繞。窮麗極妍，不可
悉道。旣魂搖而目眩，恍不知其所爲。俄微笑以斂容，
忽月轉而星馳。詎天工之毓巧，匪人謀之與斯。悵奇
觀之難再，重追往于茲時。邁陽阿以絕塵，豈巴渝之
可伍。俾邯鄲之步失，何淮南之足顧。使廣場之張樂，
卜清舞其孰與。嗟人情之尚靡，持孤論其誰語。

聽彈琵琶賦

袁尊尼

原夫琵琶之爲技也，按調流音，徵曲寫聲。下上其
手，逆順有經。絃無取多，宮填徵鏗。洪殺會節，要眇
希清。振容動思，暢志懌情。遠傳胡漠，近稽漢京。信
樂府之妙品，絲屬之雅鳴。非夫嬌昌嘹瀏，明姿盛
麗。皓齒素腕，玉瑩肪膩。照耀激盪，耳駭目注。則不
足以稱擅工而繩絕倫。諧羣心而娛極意，蓋絲馮
肉亮，器以神宣。色藝雙珍，古今共旃。客有與於茲
賞者，乃賦之曰。

夫何有美之沃若兮，洵娟媻而修姱。披芝房以稟秀，
兮絢芙蕖而濯華。擅絕代於名都兮，掩衆姝於秧斜。
日予幼好此薄藝兮，醜族工委巷之煩哇。謂上客儼
其安坐兮，奄日暮無以爲樂也。援四絃而試一鼓兮，
久矣予斯音之不託也。爾其擅祛出手，宛約善容。微
偃却坐，調絃淙淙。態逸情朗，矯若凌空。乍撥良已，欲
放未雄。鳳延頸以倚臉，龍蟠體以當胸。鵠筋迸縮而
高張，檀槽攏撚而聲融。華表應虛以送響，回窻欵窵
以含風。啓丹唇兮揚修蛾，倡回波兮間積雪。絃之驟

兮脫兔馳，歌倚之兮貫珠協。幽留屢抑，澁春鶯也。爽
切赴會，折寒冰也。正宮鐘墜，鳳和鳴也。悠延細轉，竹
颺清也。倏歛激突，戰騎驚也。砉然止割，掣裂繪也。曲
終有聞，餘韻凝也。四坐靜聽，蹶不覺其醉之醒也。飛
竿復酬，跋燭更秉。僕僕于于，忘夕之永。始奏兮悅，皆
有觸。畢彈兮各獲，所領闋辭多思。歡聆乃欣，越調沿
怨。樂感俱泯，匪烏孫之出塞。異馬上之悽聞，豈潯陽
之去國。殊舟中之愴神，固知境善遷物。而音能會心
也。載歌曰：雲披日遲，藹春陽兮。餘寒夕清，夜未央兮。

井榦綺疏、靚蘭房兮、布席高譙、燭煌煌兮、蕙肴雜選、
 臭芬芳兮、有客既醉、醉醉倘伴兮、於爍令姿、耀宵光兮、
 朱絃親御、歌琅玕兮、其歌伊何、鳳求凰兮、願言矢心、
 結明璫兮、彼美人兮、得也可忘兮、

百家私記袁字魯望吳縣人袁之泰之子
 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考功主事提學副使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九終



